**思理散文集**

**親愛的女兒**

**思理**

**有一天**

有一天。

親愛的女兒，我們正要在郵局附近的停車場停下車來，收音機還轉在妳們姊妹倆喜愛的熱門音樂台，相當“滾”的那一台。才要熄火下車，廣播員介紹了下一首“合”唱曲的“合”成經過。我捨不得關掉，妳們也想聽聽那樣一首歌“合”起來好不好聽。

那是一首老歌，對妳們對我而言。旋律與歌詞都非常抒情，是一位已故男歌星唱紅的───“難忘”Unforgettable 。男歌星的女兒就著昔日的配樂、歌聲，加入她的合唱部份，唱出一首父女“合”唱的動人歌曲。

我們聽完一整曲“難忘”才下車辦事。現代的科技，縮短了那對父女歌者的時空距離。不知道妳們以什麼樣的心情來聽完那首歌。我很感動，不只為了歌詞、歌聲，更為了那唱歌的，一個是爸爸，一個是女兒，唱在不同的時空。

有一天。

回家路上，車彎進住宅區，收音機又傳來那首父女“合”唱的“難忘”。妳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前幾天才一起聽過這首歌，男的是女的爸爸‧‧‧

有一天。

【新生副刊1991.8.1】

**那一天**

那一天。

親愛的女兒，我們送車子去汽車廠，修理兩個小零件。等候室的牆角掛了電視機，螢光幕上，莫斯科的街景，一個特別報導。政變了！當我們無思無慮熟睡的時候，

有一個八人小組已經軟禁戈巴契夫，企圖把正走向西方民主的國家帶回保守的路上

。

慌亂。

全球財經金融中心，甫開市便一片低迷。才拉下鐵幕的東歐，恓恓惶惶地擁住才享受到的自由民主。去渡假的政要，紛紛收拾行囊快馬加鞭回京。螢光幕上，播報員、駐在地記者、政要、專家，忙著分析、報導。

坦克車。

坦克車駛向克里姆林宮。

莫斯科居民成千上萬去保護國會大廈。盧騷曾云──在那片全是奴隸的土地上不可能有民主。什麼樣的人民，什麼樣的政府。他們不肯離開國會大廈。彼得大帝向西開了一扇窗之後，二十世紀末期，他的子民還在努力。

那一天。

親愛的女兒，我們坐下來正想觀賞一部由兒童名著改編的電影──柳樹裡的風，螢光幕上，一個特別報導。坦克車緩緩離開克里姆林宮附近。坦克車上，年輕的戰士

，在砲口插了一朵紅色的鮮花。他們的母親必以他們為榮，他們奉召而來奉召而去

，沒有在他們自己的同胞身上開朵朵紅花。政變的八人小組，已失措離去。

人民的意願，人民的力量。

那一天。

親愛的女兒，我站在講台上跟妳們中文學校的學兄學姐們，講述二千多年前一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思想。那時候，在東方的一個大廣場上，成千上萬的年輕學子正為自由努力。也就是那天，我們下了課，結束了那學年的中文學校所有課程，到朋友家聚餐，晚間新聞時，我們看到坦克車駛向廣場，鎗聲四起。

在不同的時空裡，坦克車來坦克車去，來去之間，有一種悲劇的不同。紅花開在那兒？

那一天。

【中央副刊1991.9.2】

**這一天**

這一天。

親愛的女兒，游泳課結束了，妳們姊妹倆都分別領到結業卡，高高興興地吹乾頭髮綁好辮子。到圖書館、超級市場繞了一圈辦點事，我們來到郵局。要寄信給國內的阿公阿嬤跟舅舅、舅媽，信裡有妳們最近的生活照。郵局前面有人在發傳單，我們從他身邊走過，他笑笑地說了句讓我們笑了一整天的話。

“所有綁辮子的女孩，星期四不准進郵局！”

妳們綁了辮子，很長很長的辮子。今天正好是星期四。

妳們跟我進了郵局，寄了信。再出來的時候，那人遞給我一張傳單，跟我握了握手

。他自我介紹，某某某，競選州眾議員，請投他一票。我們笑回車子。難怪他要說那句“不准進郵局”的話，原來是當選以後要制訂法律的。

這一天。

親愛的女兒，下午洗好車，(很抱歉，違反了我們環保約束之一)，妳們彈完鋼琴，我們坐在後院裡看書。想起郵局前聽到的那句話，我們又笑成一團。我發現那人都等人們從郵局出來以後才發傳單，為什麼不在進去之前發呢？這種問法是去學校當義工，聽慣了妳們的老師問問題以後學來的。

因為他忘了。因為他怕人們把傳單當信寄走了。因為他怕別人把傳單扔進郵局的垃圾筒，兩手空空出來，雙方都不好意思。因為他希望你如果要丟也要等到回到家再丟，這樣妳或許會在丟掉之前瞄一眼，對他的名字有點印象，去投票時，在那麼多名字裡，或許還只認得他的。因為‧‧‧

這一天。

親愛的女兒，晚飯後坐在後院看報紙，我看到社論裡有一篇介紹候選人的文章，很推崇我們今天在郵局前碰到的那位。再對照他發的傳單，這人很平民、踏實、注重教育。當然，還很幽默。

問題是，他屬於另一個黨。

這一天。

親愛的女兒，妳們說我們聽到那人說“不准進郵局”的話時，我們應該這樣回答───

說所有綁辮子的女孩星期四不准進郵局這句話的人不准站在郵局門口。

很長的一句話。

這一天。

【新生副刊1991.8.29】

**那個星期二的下午**

那個星期二的下午﹐我們看到了布希總統。

親愛的女兒﹐我們買菜回來﹐聽了爸爸打電話回來留下的話──希總統將到我們這個小城來演講。我們打電話到市政府打聽有關入場卷﹑演講時間﹑地點的事情﹐市政府只能記下我們的名字﹑電話號碼﹐他們並不太清楚細節。後來﹐本地的共和黨助選團根據市政府記下的名單﹐通知我們到市政府大樓門外領入場卷﹐我們才了解市政府有市政府的立場。因為﹐布希總統此行是為了十一月的大選﹐市政府與選務不能混為一談﹐不能將行政大樓變成助選中心。

星期一我們去拿入場卷﹐一張票可供二十到三十人進場﹐助選團是希望人越多越好。拿到票走回停車場時﹐已經有有關人員在市政府附近部署。總統要來﹐要顧慮到多少安全方面的問題呢﹖

總統將在市政府﹑圖書館後面的公園的露天劇場發表競選演說。附近的幾座水塘﹐蛙人得潛水檢查﹐公路旁的建築﹑樹林﹐每一寸似都可隱藏危機。交通的管制﹐地面與空中都得兼顧。我們在許多影片上面看過那些歡迎總統的熱烈場面﹐要在那樣的群眾中保護一位總統﹐真不容易哪!

天氣預報那個星期二的下午會有場大雷雨﹐氣溫最高近華氏九十度﹐是個很悶熱的下午。我們帶了涼椅﹑坐墊﹑水壺﹑餅乾﹑水果﹑雨傘﹑雨衣﹑雜誌﹐你們的小腰袋裡面裝了小玩具﹐我們在身上噴了防蟲液﹐便出發了。好像是去野餐。

在公園附近的路邊停好車﹐我們穿過車陣﹐隨着人群走向露天劇場。安全人員在劇場後面的水塘的另一邊設了檢查站﹐我們走過門似的檢查卡﹐把手提包﹑皮包放在一旁的桌上讓他們檢查。你們忍俊不住地笑著看他們打開你們的小腰袋﹐翻弄着你們的玩具貓﹑小筆記本。我發現他們遺漏了我的皮包的前袋。每一種皮包的裡層﹐有多少不同的設計﹑隔間﹖

繞過水塘﹐露天劇場那兒已一片人海。助選的標語﹑汽球﹐這個學區高中有名的啦啦隊﹑舞蹈班﹐小城附近底特律的有名歌者﹐把整個劇場弄得鬧熱滾滾﹐好像一場節慶盛會。

我們坐在劇場斜坡的草地上﹐打開雨傘擋住午後的烈陽。群眾不停地來到﹐媽媽們帶了正在放暑假的學童﹐爺爺奶奶帶來孫子孫女﹐青少年﹐決定溜班的先生們。大家來﹐也許有共同的選舉總統的理念﹐也許沒有。不過﹐應該相同的是﹐大家都希望能一睹總統的真面目。

汗﹐流在我們的額上﹑背上﹐我們像極了一條條正在燒烤的魚。只要空中有飛機經過﹐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引頸翹望高聲歡呼﹐以為那便是總統座機了。大家都希望總統能趕快來到﹐因為遠方的天邊已是烏雲一片了。

地方選舉的幾位共和黨候選人﹐一一上台發表政見﹐為總統的來到先做個「暖身」運動。有一位才講到一半﹐便被一陣突起的崇戎樂所打斷。一群記者﹑攝影記者蜂擁而至熟練地跑到記者席上。然後﹐大禮車載來了布希總統。群眾高呼-----我們要布希!我們要布希!

他沒穿西裝上衣﹐只穿了件白色襯衫﹑深色長褲。才步出禮車﹐便高舉雙手向群眾揮手﹐握一握身邊的群眾的手﹐是電視上常出現的那個畫面。密西根州長也依樣畫葫蘆﹐沒穿西裝上衣地跟在一旁。他們一路握著群眾的手走向臨時搭建的講臺﹐州長簡短的歡迎詞以後﹐總統便開始了他的演說。

親愛的女兒﹐競選的演說通常具有極高的煽動性﹐而且總要達到把對手說得一文不值的目的。總統那天所說的﹐便屬這一類。當我們客氣地鼓掌之後冷靜地分析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許多事並不像任何一位候選人所說的那樣簡單。我們只能憑著我們有限的認識去投下神聖的一票﹐選出一位我們認為理想的人來。

總統結束演說﹐走下臺來﹐再度與群眾握手﹐並親吻了一個小娃娃的臉﹐才坐上大禮車離去。在十一月的大選結束之前﹐他還要趕無數類似的場﹐要握很多人的手﹐要吻很多小娃娃的臉﹐要說很多攻擊對手的話。這是民主政治的一面。

親愛的女兒﹐當我去投票時﹐我會記得八月下旬那個星期二的下午﹐我們曾經在小城的露天劇場看到總統﹐聽到總統的演說。

那個星期二的下午﹐大雷雨曾在不遠處的鄰鎮發生。我們在烈陽下流了一身汗﹐也好像淋到了那陣雨。

【中央副刊1992.11.10】

**尼羅河畔**

在「尼羅河畔」。

親愛的女兒，我們來到有名的博物館的古埃及塔裡，現代的階梯，迴旋上下，一九九0 年代便留在古塔門外。觀賞具具木乃伊，看古埃及人死後進入第二個「人生」的「會考」，法老的產生。很玄很虛的問題，塔內燈光暗淡。然後，拐了個彎，古「尼羅河」便出現眼前。

亮麗的晴空。尼羅河想必才氾濫過，水草油綠，一片生機盎然。河上游，一尊桿槓原理的木架，一端垂著繩子，繩子尾端捆綁了一個木製水桶。妳們加入取水的行列

，姊姊倆同心協力在水湄打水，打了滿滿一桶，妳們再合力把水倒入河邊的小蓄水渠。妳們反覆不停地打水、倒水。

在那古老的歲月裡，妳們又曾經是什麼呢？

在「尼羅河畔」。

親愛的女兒，那個水桶很重，繩子很粗，若不是兩人同時運作，很難取滿一整桶的水。我遠遠地望著妳們，像讀一首遙遠的史詩民風，妳們應是水湄汲水的女神，遍灑生機。

我曾經也打過水，在一個很會下雨的港都的一條小巷子裡。繩子很長，「鐵桶仔」很輕。那時，我跟妳們現在一樣年「輕」，每次只能打半桶子的井水。我很努力，

雖只取得半桶水，卻覺得自己很盡責很能幹很驕傲。半桶半桶的井水，去慢慢裝滿蓄水缸。

親愛的女兒，每當妳們在我面前呈現妳們各種成果時，我都會想起小時候井邊打水

，半桶的驕傲。盡力了，便是至美，不能奢求。

在「尼羅河畔」。

水渠已注滿，汲水的女神，遠眺河過去不遠「市場」裡的蓬勃，嘴角牽起非常欣慰的微笑。

【新生副刊1991.9.11】

**滿天星‧玫瑰**

親愛的女兒﹐學期快結束的這段日子﹐是一個趕場的季節。學校裡有音樂會﹑郊游﹑保齡球派對﹑抗拒毒品課結業典禮﹑經濟課仿商店聯合大拍賣﹑學生攝影展覽﹑批薩派對﹑校內運動會。你們的課外活動﹐舞蹈與鋼琴﹐也有學期末的發表會。

妳們興奮地穿梭於這些屬於你們的節目中﹐愉快地享受尾聲的高潮。因為﹐妳們知道﹐當這一些忙碌過後﹐一個妳們一直期待着的暑假便將來臨了。妳們將上網球課﹑游泳課﹐參加密西根青少年夏令營﹐再去點燃妳們去年曾結識的同髮同膚的友誼。一個趕場的季節過了﹐另一個趕場的季節也將來臨。

在這樣的季節裡﹐我總會開車到一間花店﹐買兩朵紅玫瑰﹐各配上一片寬葉﹑一些白色的滿天星﹐讓店員包裝成一束可以用來獻花的花束﹐在舞蹈發表會結束的時候﹐獻給妳們。

已經有好幾個像這樣的季節了。妳們穿上訂製合身的舞衣﹐戴上俏麗的髮飾﹐在臉上化了舞台裝﹐跟着其他小舞娘﹐站在一座深色背景的舞台上﹐跳出妳們學了一年的心得。你們就像是夜空裡閃耀的星星。

今年是我們第七年坐在同一間禮堂裡﹐觀賞妳們的表演。姊姊第七次上台﹐妹妹第五次。你們學過芭蕾舞﹑踢踏舞﹐今年的表演﹐妳們學的是爵士舞。以前的老師跟今年的這一位新老師﹐每年都要為兩三百個年齡不一的學生﹐編出二﹑三十種舞﹐讓我們一飽眼福。每一支舞都有一個美麗的名字﹕花姑娘﹑雨滴﹑彩虹的顏色﹑翡翠寶石﹑美麗的粉紅色﹑四十二街﹑舞向百老匯﹑熱浪﹑我的心屬於爹地﹑美女與野獸﹑我是個好媽咪﹑鑽石是女孩兒的好朋友﹑彩虹遠處 ......

每一個舉手﹑彎腰﹑踢腿﹑抬頭﹑轉身的動作﹐都是一年來妳們努力學來的成果﹑老師

辛勞的教導﹑也是家長開車接送枯坐等候的愛心。當妳們跳完最後一個美麗的音符﹐在舞台上既驕傲又滿意地美妙行禮時﹐台下掌聲響起﹐是我們濃濃的欣慰。

妳們退下舞台﹐舞台的佈幔輕輕拉攏。回到家﹐我們把褪下的舞衣收好掛進衣櫥裡。數數﹐十二件舞衣﹐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顏色。它們將永遠是那樣的尺寸大小﹐而﹐妳們的成長卻不會停留。明年﹐以及以後的好多個明年﹐妳們還要穿上不同的舞衣﹐跳出不同的舞步﹐仿彿另一種不同的夢的實現。

親愛的女兒﹐當明年這樣的季節來臨時﹐我還會開車去那一間花店﹐買兩朵紅玫瑰﹐配上一些滿天星........

【新生副刊1992.717】

**剪辮子**

親愛的女兒﹐我們終於選定了一個黃道吉日﹐把妳們長及臀部的頭髮剪短。中文學校春節晚會的第二天。

春節晚會裡﹐妳們除了自個兒班上的話劇表演之外﹐還參加了民族舞蹈班的演出。姊姊的連廂舞﹐每個小舞孃都編了蝦子辮。妹妹的採茶舞﹐每個採茶姑娘都紮了兩根辮子。好幾年了﹐民族舞蹈班在春節晚會﹑校際演講比賽﹑及其他有關中華民俗的表演上﹐妳們的長髮都派上了用場。還有﹐芭蕾舞﹑爵士舞﹑踢踏舞的發表會﹐我都不曾為妳們的頭髮傷腦筋。

只是﹐每天一大早﹐妳們上學之前﹐我都得為妳們編好辮子﹐免得托著一頭散髮去學校。我們試過馬尾或其他較省事的髮型﹐可是效果都不太好﹐晚上要費好多時間才能把妳們的頭髮梳通了﹐妳們也常叫痛。只有辮子能使妳們的長髮不糾纏不清。於是﹐妳們總是一條粗辮子或兩根細長的辮子出門。辮子﹐成了妳們的註冊商標。

洗頭吹乾又是另一件大工程。把加了潤濕精洗淨的長髮梳通不是件容易的事。妳們拿本書坐著﹐我一次又一次地梳着﹐遇到打結﹐輕輕地理開﹐可還是弄痛了妳們。牽一髮而動全身哪! 梳通了﹐我一手吹風機一手梳子﹐整個頭分好幾個部位地吹着。姊姊的頭髮厚﹐十幾分鐘才吹得乾﹐妹妹的頭髮較細﹐也要五分鐘才得完工。妳們吹乾梳理整齊的一頭長髮﹐是文人筆下不停的美讚。我也是在那一剎那間打消了剪的念頭。

我也曾留過長髮﹐考上大學以後的事了。最長曾到後背一半的地方。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才學會紮辮子﹐享受長髮特有的樂趣。你們都聽過我提起念小學中學時頭髮的不由自主﹐我們只能擁有一個髮型﹐中分齊耳。訓導主任與教官每天虎視眈眈地執剪校閱﹐只要頭髮不守校規﹐便得挨刀﹐還得接受奉送的髮夾﹐夾住頭髮﹐免得中分的頭髮掉到眼前。我們便是那樣戰戰兢兢地過了求學的最初的一個階段。高中一畢業﹐我們第一件做的事便是被頭髮留長﹐燙頭髮。

後來﹐頭髮長了﹐享受了一陣子那份沒人「管」的幸福﹐卻發現還是得花好多時間打理青絲。天熱的時候﹐更是難過。那年夏天回台灣﹐妳們曾經親身體會到那份熱﹐還記得吧﹖所以﹐後來我還是毅然決然地走進美容院﹐把好不容易留長的頭髮剪短。理髮小姐深覺可惜﹐我在那份輕鬆之餘﹐也曾略有所失。我把剪下來的頭髮﹐用橡皮筋捆成一束﹐留給外婆當紀念。這麼多年了﹐好幾次想問外婆是否還保存着那束頭髮﹐想摸一摸﹐都忘了問。現在﹐外婆已不在了﹐我也無從打聽下落了。

我先把你們的頭髮紮成兩根麻花辮﹐把辮子挪到妳們胸前﹐讓妳們決定去留的長短之後﹐我在該剪的部位的下方用橡皮筋紮緊﹐再問妳們﹐剪了﹖剪了! 妳們義無反顧地回答。

剪下的辮子﹐量了量﹐十三寸。我把四根辮子放進扁盒子裡﹐在盒子外頭寫上剪髮的日期。扁盒子﹐收進箱裡﹐珍藏一段屬於妳們與我的美麗回憶。

親愛的女兒﹐妳們現在可以自理妳們過肩及背的頭髮了﹐我似乎可以隱約感覺妳們那份「“自立」的歡欣。多少年以後﹐我或許會取出那兩對辮子﹐跟妳們﹑妳們的子女﹐細說一段過往的歲月。

【新生副刊1993.3.24】

**手中線**

親愛的女兒﹐記憶中﹐我仿彿很少唱歌詞裡有「慈母手中線」這首歌。這是一首唱着唱著就叫人落淚的歌。我們都有母親﹐也都會在不同的時候成為遊子﹐或一輩子成了個回不了家的遊子﹐我們當中有些人後來都當了母親﹐再來唱這一首歌﹐心中只有雙重的感傷。

外婆不會做衣服﹐她拿起針線的時候﹐總是在補我們穿破了的衣褲。那時候﹐我們天天穿著店裡買來的制服﹐學號都是店裡車繡的。偶爾有件花襯衫穿﹐那總是外婆去選來的布﹐託巷子裡的歐巴桑裁成的﹐及至離家去上大學﹑研究所到出國留學﹐外婆有時還帶著我去找歐巴桑做洋裝。

記憶中最深的是﹐要出國了﹐想帶條長裙子﹐剪了塊布﹐拿在手中﹐跟着外婆去找歐巴桑﹐一不小心﹐手中的布居然掉到地上。外婆趕忙彎腰撿起﹐這麼大個兒了﹐連塊布都拿不穩﹐還要出國咧。

剛出國那幾年﹐我還常收到家裡寄來的衣服﹐大多還是請人裁製的。十幾二十年來﹐我還能想像外婆拿了布料去找裁縫師做衣服的情景。遊子身上衣﹐又何需真是慈母的手中線所織成的。

媽媽中學時也上過家事課﹐要學做飯也要學做衣服鉤圍巾。不過﹐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下﹐這些都是微乎其微的副科﹐很少人用心去學去做。我好幾條家事課的裙子運動褲﹐都是家裡的嫂嫂一旁幫著做成的。圍巾倒是自己鉤﹐鬆緊不一﹐勉強過關而已。

所以﹐當妳們在中文學校參加的民族舞蹈要裁製舞衣時﹐我就束手無策了。我拿起針線也只能縫縫釦子而已啊!幸好﹐其他幾位媽媽中有人會製圖裁樣﹐我依樣畫葫蘆﹐壯起膽子﹐居然把那幾塊一碰就滑溜溜的布縫成妳們跳邊疆舞時穿的小背心﹑大圓裙﹑長燈籠褲。

妳們沒看過我用裁縫機﹐因為我一踩裁縫機﹐線一定絞成一團﹐車在布上的一定不是直線﹐一塊新布會被裁成抹布。因此妳們穿在身上的舞衣﹐的的確確是我密密縫﹐一針一針密密縫出來的。

那時候﹐這兒下了場大雪﹐我一個人坐在桌前﹐一針一針地縫﹐一邊聽一卷從卡拉OK轉錄過來的錄音帶﹐從早聽到晚﹐居然聽斷了那卷錄音帶。妳們穿上縫好的舞衣舞裳﹐戴上特製的小圓帽﹐還很有個邊疆姑娘的模樣。那時候﹐我只有大功告成的欣慰﹐沒有太大的感傷﹐因為妳們並不是要遠行。

今年﹐妳們的舞蹈班分大﹑中﹑小三班﹐姊姊在大班﹐跳連廂舞﹐去年的舞衣添加一些配件便成。妹妹在中班﹐跳採茶舞﹐斗笠由國內買來﹐茶簍在百貨公司的藤製品內找到﹐上衣與褲子全部改良﹐能買現成的便買現成的﹐買不到的便自己做。我們幾個媽媽趁妳們在上舞蹈時去布店選布﹐看中了一塊﹐碼數不夠﹐只得到別城的連鎖店去找。下了課﹐妳們跟我一塊兒去。偌大一間布店﹐花色相近的相當多﹐我就着前一間布店剪來的小布條﹐一匹匹對﹐對到最後﹐每一匹布都像。最後是姊姊在布店的另一個角落找到的。

我們買了那一整匹剩下的六碼布﹐加上前一間布店買的﹐得麻煩一位媽媽幫我們湊合湊合剪出八條採姑娘的長褲﹑袖套﹑斗笠上的頭巾。

對了﹐當我準備動工的時候﹐麻煩妳們把針線盒﹑剪刀放回原來的地方。

自從姊姊在學校裡學了裁縫以來﹐妳們忽然對針線特別有興趣。一放學便密密縫起﹐還關上房門﹐閒人免進。因為妳們總在縫送給我們自家人的禮物。姊姊上的裁縫課是那門稱為「生活技術」課中的一部份﹐男生女生都上。老師把他們用手也用縫紉機製成的裝飾小枕頭擺出來展覽﹐我們都不敢相信那是出自十一歲的小女孩小男孩的手。姊姊的枕頭﹐針腳細細密密﹐平平整整的。

親愛的女兒﹐針﹑線﹑書﹑筆﹐在生活中都不可或缺﹐我很高興看到妳們拿起任何一項時﹐都孜孜不倦。

【新生副刊1992.12.19】

**落葉。落葉**

親愛的女兒﹐這有是一個妳們盼望的季節。

後院的楓樹正好種在我們每天吃飯的小飯廳的窗外﹐只要一抬頭﹐便可以欣賞到一幅以窗為框的彩色“樹”描。每年﹐我們見它抽芽展葉﹑佈蔭迎風﹐一片綠意盎然。西風乍起的時候﹐前院的榆樹﹑白樺的葉子都變色離枝了﹐它還一個勁兒地綠着﹐不太願意承認天已涼這個事實。我們都忙著預測它哪一天才會順應潮流地變色。

然後﹐有一天﹐我們都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楓樹在一霎那間全變了顏色﹐那樣嫩黃鮮黃橙黃地。嵌在那兒﹐一抬頭﹐便會被那抹亮麗照得眼花繚亂。

快了﹐快了﹐妳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每天守在窗邊看哪一片葉子先掉。妳們等待著掃落葉的日子的來到。

結果﹐真的被你們等到了。那個我們沒出門辦事的星期天的下午﹐妳們迅速地穿戴整齊﹐搶也似地奪出邊門﹐衝到後院裡﹐只要彎腰雙手掬捧﹐妳們便可以收起一懷的秋意。姊姊先拿到耙子﹐她負責把葉子耙成一堆﹐妹妹把成堆的葉子收進大袋子裡。我幫妳們把袋口紮緊﹐提到側門邊兒。在妳們的笑笑鬧鬧中﹐那個下午我們收了四大袋的楓葉。

看看已收拾乾淨的草地﹐再抬頭看看楓樹﹐樹上至少還有三分之一比較落成持重的葉子﹐不願一下子便落盡美麗的秋意。我們總不能搖樹催它們吧。

接着的日子裡﹐秋雨綿綿﹐楓葉便在雨中沉沉墜地﹐無法使出它們飄逸的身段。我們不能在雨地裡搶收落葉﹐只能守候一個天晴我們也有空的日子了。

在那等候的空檔裡﹐葉子落滿了後院。爸爸買來一具吹葉吸葉兩用器﹐既可以把葉子吹到一個固定的地方(或者趁月黑風高吹到鄰居的院子裡)﹐又可以把葉子像吸塵器一樣吸到袋子裡﹐而且邊吸邊絞碎﹐縮小體積﹐節省塑膠袋﹐又可以當肥料﹐一舉數得。

那天﹐鉛雲凝重﹐再不收葉子﹐恐怕雪一落下便沒機會了。我們全副武裝來到後院﹐嘖嘖﹐這次恐怕沒那麼輕鬆愉快了。葉子散得到處都是﹐而且大部份是濕的。妳們這兒耙耙那兒收收的﹐好像越收院子裡的葉子越多。只得請出吹葉吸葉器了。

先是把纏成橄欖球狀的戶外專用電線鬆開來﹐便花了好一番功夫。照着圖片指示地握著吹葉器朝下吹去﹐濕的吹不起來﹐乾的卻吹得到處亂飛。那天﹐風很大﹐好多葉子都穿過籬笆不請自到地去鄰家院子拜訪。只得改用吸的方法。像小學時候背書包一樣地先背好一個大帆布袋﹐再抓着一個長長胖胖的大吸管﹐一寸一寸地沿地吸起葉子來。

妳們用耙子收了一袋以後﹐速度便慢了下來﹐興致也低了些。葉子散得太開而且濕得緊貼着草地﹐耙起來實在很費勁。我只得放下吸葉器﹐改用耙子耙成堆﹐由妳們拿了袋子﹐一堆一堆地收。收得差不多了﹐我再用吸葉器做最後的清理。

那天﹐我們花了整整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相信妳們也清楚前後兩次收落葉的不同。前一次﹐葉子全集中在大樹四周﹐厚厚的一層﹐不用耙子﹐只要雙手一捧都可以收起一大攏。後一次﹐葉子濕散得又廣﹐那是真得使勁才收得起葉子。前一次﹐兩下子便收了四大袋。後一次﹐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收得兩袋﹐而且有一袋很是已經絞碎的。前一次﹐妳們開懷大笑﹐豐收似的。後一次﹐妳們埋頭苦幹。

望著收拾乾淨的後院﹐再看看楓樹﹐明年﹐它又會長高好幾寸﹐也會多出好多葉子。

親愛的女兒﹐當我們初搬進這間屋子時﹐後院裡的楓樹只有一個人高﹐十年後的今天﹐它已經跟我們兩層樓的屋頂一樣高了。那年﹐姊姊才十六個月大﹐妹妹都還不知道在哪兒哩。今年﹐姊姊已經十一歲了﹐妹妹也九歲了。

明年以及以後的好多年裡﹐楓樹還會再長﹐還會再抽芽展葉﹑佈蔭迎風﹐然後變色離枝﹐生生不息。

一如我們。

【新生副刊1993.1.7】

**冬日的下午**

親愛的女兒﹐雪在十一月中旬學過一場以後﹐便杳無蹤跡﹐這兒的冬景﹐也就因此少了一色。一入冬﹐妳們便一直盼望着那飄雪地日子﹐可以穿上雪衣雪褲雪靴﹐戴上帽子圍巾手套﹐到後院裡築城堡。當妳們在電視上看到一向不下雨不下雪的南加州居然連續下了數寸的雪時﹐妳們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仿彿要在那一片雪景中﹐找尋屬於妳們的。

耶誕節過去了﹐一個不是白色的耶誕節。元旦也過去了﹐雪﹐仍然落在異地他鄉。看錯黃曆雨﹐傾盆着似是而非的春意。妳們打起傘上學去﹐不時從傘下傳來聲聲少年老成的嘆氣。

妳們以為今年這兒沒有冬天了﹐很多人都這麼認為。

那個星期六的晚上﹐雪在我們熟睡中﹐漫天漫地落着﹐還給我們那幅我們已熟悉多年的冬景。鄰居除雪的聲音喚醒了妳們﹐妳們雀躍歡呼﹐一如熱帶子女第一次看到。

那次的雪﹐補償似地從星期六晚上一股腦兒下到星期天的傍晚。大人們忙著清理車道街道時﹐妳們已迫不及待地全副武裝衝了出去﹐在後院裡那片平坦光潔的雪上直直躺了下去﹐伸開雙臂﹐鼓動如翼﹐在雪地上用身體畫了一個又一個的天使像。妳們是在跟雪的故鄉的那個人致謝嗎﹖

妳們在後院裡﹐畫清界線﹐在各自的國界裡築雪堡。平整的雪地上﹐很快佈滿了妳們忙碌的腳印。我隔着落地窗看妳們﹐妳們偶爾抬起頭﹐對我揮揮手﹐綻開滿意的笑容﹐很快又聚精會神回到築堡的偉大工程去了。

最後﹐妳們終於心滿意足﹐打道回屋﹐全身上上下下都沾滿了雪﹐兩尊雪人似的﹐還咯咯笑個不停。全身雪裝還沒卸完﹐妳們已想到雪地裡還可以做的另一件事﹐越野滑雪。什麼時候去呢﹖妳們喝著香噴噴的熱巧克力﹐一邊看著牆上的月曆。星期六﹐要上中文課﹐不成﹔星期天﹐或許可以。

那並不是一座很起眼的公園﹐沒有湖光山色﹐只有一片林子﹐林子中闢了個廣場﹐場中安置了形形色色的鞦韆滑梯吊橋城堡。妳們上學前班時﹐曾經來這兒郊遊過。妳們仿彿記不得有這件事﹐只記得去年三月間一場大雪後﹐我們曾經來越野滑雪過。

妳們一路領先滑了出去﹐艷麗的雪衣褲﹐在那片雪寂的林子裡﹐是兩朵燦爛熱鬧的花。迎面﹐或許滑過其他同好者﹐微微一笑打招呼﹐或許走過一對年老的夫婦﹐手牽手享受着那份只有雪林才有的寧靜。或許﹐迎面奔來一隻陪着小主人滑雪的忠狗。或許一對年輕的夫婦慢跑者﹐一邊拉著坐在小雪撬上的小貝貝。

妳們幾度停下來等我﹐教我如何“滑”行﹐鼓勵我放大膽子滑出去﹐不要老是如履薄冰似地一步一步地走﹐深怕我走不完預定的全程似的。很簡單的啦! 妳們又往前滑去﹐身輕如燕。我慢慢試着放大膽子﹐最後﹐在幾處斜坡﹐我終於也能像妳們一樣滑了下去﹐而不是橫着走下去了。妳們在前頭帶路﹐年輕的腳勁﹐已經不是幾年前跟在後頭的小小女生了。

回家時﹐我們彎進鄰鎮﹐想走“車”觀冰雕﹐想不到卻陷入車陣人群中﹐只能遠遠地﹐隔人隔車觀望。幾個重要入口全封閉﹐我們只能在小巷子裡找出路。冰雕展的倒數第二天﹐又是星期天﹐難怪。明天放學後再來看﹐我們互相安慰着。

第二天﹐遠道來的觀“冰”客已如潮般退去﹐我們在路邊輕易找到停車位﹐信步來到冰雕展所在的小公園。今年的主題仿彿與海有關﹕小美人魚﹑海馬﹑海底王宮﹑巨鯨吞人(下半身露在外頭)﹑海豚﹑海獅﹑沉船。最近轟動的電影----阿拉丁﹐幾位主角人物也“冰冰”如生﹐幾乎要駕毯而去。

親愛的女兒﹐我們看到許多爺爺奶奶帶了孫子小孫女來看冰雕﹐小小的身子﹐從頭到腳包得密不透風﹐只露出兩隻圓溜溜既好奇又興奮的眼睛﹐我們不時聽到老奶奶對他們說﹐海馬馬好漂亮﹐是不﹐小乖乖貝貝。

幾年前﹐我跟爸爸曾經帶了妳們來看冰雕﹐既怕妳們凍到了﹐又怕妳們擠在人群中看不見﹐要忙著把妳們舉高﹐也要忙著在穿梭如鯽的人群中﹐拿照相機搶鏡頭。

這一次﹐我們輕輕鬆鬆地走完一圈﹐偶爾停頓下來﹐還要對那企鵝評頭論足一番。老天爺這一次算是幫了個大忙﹐冷得剛剛好﹐冰雕沒因太冷太乾而裂開﹐也沒因太暖讓那些美人魚缺手斷尾的。

親愛的女兒﹐我們都知道有些地方的冰雕﹐規模比這兒的大上好幾倍﹐我們也知道還有更大更廣的越野滑雪場﹐但是﹐我們目前享有的﹐卻是最溫馨的。

因為﹐冬日的下午﹐聽到你們的笑語﹐看到妳們年輕的身影﹐是一件非常窩心的事。

【新生副刊1993.2.6】

**走過樹林裡的小路**

那是一條很美的小路。

親愛的女兒﹐那是一條我去接妳們放學回家的小路。我把車停在樹林邊靠近社區這邊的入口﹐慢慢走過那條林間的小道﹐到樹林的另一邊等著妳們下課。

秋日午後的樹林是是一種美麗的呼喚﹐我常屏息悄悄走過。這兒應是愛唱歌的風的故鄉﹐從高高的樹梢到低低的小樹。風的歌時而低沉柔美﹐也時而高昂激蕩。橡樹楓樹白樺是風的舞者﹐輕盈的舞步﹐曼妙的舞姿﹐色彩繽紛的舞衣。走在那條小路上﹐一駐足不前﹐便很可能醉於那一片歌舞之中。我總是悄悄走過﹐就怕打擾了它們的雅興。

親愛的女兒﹐下雨的時候走過林中的小路﹐我常忘了打傘。那些密密的橡葉楓葉白樺葉﹐已經為小路撐了一把嫣紅嫩黃的的大傘。妳們跟其他放學回家的小朋友﹐穿著雨衣打着傘﹐走過林中小路時﹐像一朵朵色彩鮮艷不停舞動着的可愛小蘑菇﹐非常“迪斯奈”。

秋天裡﹐從樹林裡的小路經過﹐落葉最初只是一聲輕輕的嘆息﹐要屏息止步了才聽得見。漸漸地﹐葉子們全知道了秋來的消息﹐招朋引伴地一路編着最新的舞步﹐翩翩飄落﹐在整片樹林裡的地面上俯首謝幕。

回家的小朋友們喜歡在路邊堆起一堆落葉﹐一一躍過﹐或雙手掬捧往上空拋去﹐散成一朵朵彩色的雨﹐他們便在彩雨中嬉笑地回家。放學的時候﹐林中的小路總響起一長串輕快的音符。

去接妳們的時候﹐我或許帶一本正在讀的書﹐或許挾一份才從郵差手中接到的中文報紙。站在小路盡端﹐面對着你們的教室﹐繼續書中的情節﹐或在中文報紙中探聽故鄉的各種消息。

去接妳們的時候﹐我或許什麼都不帶﹐只站在小路路口﹐等待那一聲鈴響﹐一扇扇顏色不同的門被迫不及待的小朋友打開﹐妳們跟着小朋友們背著輕輕的書包﹐踩踏着輕盈的腳步﹐朝樹林裡的這條小路奔來。在妳們飛奔而來的身影中﹐我常常欣慰地發現﹐妳們又長高了好多。

總有一天﹐妳們將離開這所美麗的學校﹐上初中﹑高中...... 妳們將在住家附近的路口搭校車上學﹐也將搭校車回到那個路口。那時候﹐我們將不再在樹林裡﹐手牽手地走過那條美麗的小路。

親愛的女兒﹐當那個時刻來到時﹐我仍會記得我們曾經攜手走過那條樹林裡的小路。

【中央副刊199211.30】

**有一間小屋**

有一間小屋。

親愛的女兒﹐當我們讀完蘿拉‧英格思‧王爾德(Laura Ingalls Wilder)整套作品時﹐我們開了數百哩路的車﹐去拜訪蘿拉生前寫作的故居。那是一間平平凡凡的白色房子﹐簡樸的傢具﹐無華的庭院。我們以崇敬之心而且去﹐滿懷感激而回。

感激﹐因為世上出了這樣一位傑出的兒童文學作家。她以平實的筆法﹐寫下她幼年﹑青年﹑少婦的心路歷程﹐記下當年移民西墾的精神﹑歷史。

感激﹐因為有這麼多有心的人﹐細心維護能樣一間屋宇﹐沒有讓它觀光化﹐也沒有讓它商業化。有的﹐也只是一份保存古蹟的虔誠與尊敬。

有一間小屋。

親愛的女兒﹐我們讀完了露西‧毛德‧蒙哥馬力(Luch Maud Montgomery)女士在二十世紀之初寫成的一本書【綠屋的安】(Anne of Green Gables)﹐我們深為書中主人翁孤女安的故事感動﹐更為蒙哥馬力女士筆下愛得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的四季景色着迷。我們希望有一天能去那個小島﹐一睹島上安一眼愛上的阿文理 (Avonlea) 。

蒙哥馬力女士繼【綠屋的安】又寫了幾本續篇﹐我們正如火如荼地朗讀着。就在這個時候﹐我在【新聞週刊】一篇旅遊簡介裡﹐看到了有關愛德華王子島的消息。日本人已在那兒登陸了。

二次大戰後﹐【綠屋的安】深獲日本讀者青睞﹐日本少女婦女在孤女安的堅忍精神中找到一種歸屬感。五年前﹐日本人開始探訪愛德華王子島﹐迄今﹐日本遊客已增加百分之一千四百。在全球日本人最愛旅遊區內﹐小島排名十六﹐還排在香港﹑舊金山之前。

經濟驅向蕭條的小島﹐因日本人的來到而漸有生機。他們買起紀念品來﹐出手大方﹐不眨一眼。頓時﹐小島店民有志者勤學日語﹐飯店菜單上添了壽司﹑生魚片....... 只是﹐去年﹐日本人已在島上開了一間店﹐名叫《安的商店》。

親愛的女兒﹐我告訴妳們這個消息﹐妳們有點難過。那個小島似乎應只屬於我們跟「安」。我也有點難過。我還不知道如何接受那個民族能夠在戰敗後而全球無所不在的事實。

有一間小屋。

親愛的女兒﹐我知道我們還想拜訪其他兒童文學作家的故居。如﹕寫【杜立德醫生】一整套著作的修‧羅夫亭 (Hugh Lofting) ﹐寫“納尼亞紀傳”(Chronicles of Narnia) 一套七本的路易士(C.S.Lewis).......我們希望能在妳們踏入青少年時期之前走訪這些作家的故居。如果不能﹐我希望在妳你們心田的某個角落裡﹐仍能留住這些名着﹐這些故事的片斷。如果還不能如此﹐我虔誠地希望﹐當妳們長大以後﹐妳們還會記得﹐我曾經坐在妳們床邊的搖椅裡﹐讀很多美麗動人的故事給妳們聽。在一間屬於我們的小屋子裡。

有一間小屋。

【世界副刊1992.6.3】

**當我們同在一起**

當我們同在一起。

親愛的女兒﹐我們去動物園﹐看見企鵝穿了禮服在水裡游來游去很淘氣。園裡的工作人員才出現﹐牠們便都知道該擠到水邊岸上﹐要開飯了。那園工左手捧著一個講義夾﹐上頭夾了一張名單。右手從鐵桶子裡抓出一條魚﹐塞到一張張開得好大的嘴裡﹐然後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支筆﹐在名單上登記誰吃了幾條魚。

隔着一層層「冰」氣的厚玻璃﹐我們看不見那名單上都是些什麼樣的名字﹐也許有大亨利﹑小瑪麗﹑邁克﹑珍妮﹐也許只是一個號碼﹐就像牠們身上掛着的編號牌一樣。

有幾隻胃口特別好﹐一連吞了兩條魚﹐還賴在園工身邊不走。有幾隻大概特別餓﹐一張開了好大好大的嘴﹐老去接不該牠吃的魚。有幾隻個兒小擠不過其他企鵝﹐園工得特別把它拉到跟前﹐耐心地照顧着。

然後﹐我們看到那些塞飽了的企鵝﹐仰着脖子﹐靜靜地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岸上﹐大概在消化﹑享受那些既未清蒸也未紅燒的整條魚吧﹗

整條魚呢﹗連皮帶刺的。

還沒走到海豹區﹐便已聽見那隻最大也是最吵的﹐在那兒不停地吠叫了。牠真的是很愛叫﹐游到這頭﹐叫一叫﹐游到那頭﹐又叫一叫。另外幾隻偶爾也附和着叫一兩下﹐大部份時間都聽牠獨叫。如果牠們也有卡拉OK﹐ 牠大概會霸住麥克風不肯下臺﹐而且﹐從頭到尾只唱那一首牠會唱的歌。

園工來的時候﹐牠們也都嚴陣以待﹐一雙雙烏溜溜的眼睛跟着園工轉。不管園工扔吃的東西遠或近﹐牠們都能穿水而出﹐漂亮地張口接住。有一隻只候在池邊的大石頭上﹐園工隔着水池﹐遠遠拋來﹐牠便好整以暇地「飯來張口」。我們猜那個園工以前一定是女籃球隊的主將﹐射球那麼準﹗有一隻跟屁蟲似的﹐園工走到哪牠便跟到哪。要魚吃﹐就地打個滾﹐會吧﹖牠連打了好幾個滾。

看牠們吃飯﹐像看一場精彩的表演。幸好﹐牠們不能飽食終日﹐要不然﹐觀眾都得分段進園看海豹了。

親愛的女兒﹐妳們說﹐看到海豹自由自在水中游﹐妳們恨不得也能像牠們那樣永遠泡在水裡。只是﹐永遠泡在那水池裡﹐便走不到水池外的天地了。

看完動物園裡其他動物﹐我們來到園裡的學習中心﹐看許多動物的標本﹔用手觸摸動物皮﹐猜猜是誰的﹖以骨相物... ...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貂的標本。尺來餘﹐以為是個貂寶寶﹐一旁坐着的義工回答說﹐長大了的貂﹐就那麼一丁點兒大。

一件貂皮大衣的裁成﹐要多少隻貂﹐才夠﹖

當我們同在一起。

親愛的女兒﹐到山區旅行﹐我們吃完晚飯﹐在山腳小鎮的河邊散步。河水從山上一路流下﹐淺淺地流在布滿河床的石頭間。是爸爸先看到魚躍﹐然後﹐我們也都看到了。小小的彩虹鳟魚。銀光一閃﹐瞬間便沒﹐叫人驚呼不已。

在環境如此污染的今日﹐還能在河裡看見魚﹐看見魚躍﹐是我們的福氣﹐也應是魚的福氣。

另一天﹐我們在河邊的一間飯店吃飯﹐臨窗的位置。是妳們先看到河裡倘佯的鴛鴦

。妳們忙著數﹐七﹑八隻。或許也是牠們晚餐的時候吧﹐這兒找找那兒尋尋﹐自自在在地。一整條看不見源頭望不見入海口的河流﹐是一長桌清淡可口的菜餚。

我們在山腳小鎮的旅館住了幾天﹐每天都在那兒的餐廳吃自助式的早飯。有一個廚師負責當場煎西式蛋包﹐讓顧客點各式作料。他煎蛋煎得俐落﹐也相當志得意滿﹐除了問客人點什麼作料外﹐他一直哼著歌。每天﹐我們還沒走近餐廳﹐如果聽見有人用那不高不低的聲調哼著歌時﹐我們便知道是誰負責煎蛋包了。

妳們問﹐他到底在哼什麼歌﹐我也一直納悶着。傾耳細聽了﹐只聽到好像是「田納西華爾滋」裡頭的一句﹐其它的﹐實在聽不分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絕對不是在哼現今流行的繞口令似的快板歌。要不然﹐蛋都要給煎到天花板牆壁上去了。

當我們同在一起。

親愛的女兒﹐我們終於讓姊姊如願以償地看到馬騎到馬了﹐在山谷邊的一座樹林裡

。馬﹐一直是姊姊的最愛﹐玩具擺飾書籍衣服都離不開馬。我們四人跟着寡言的導遊﹐騎著照我們的體形分配的馬﹐漫步進入樹林。林子裡有修長的白樺﹑松科的矮樹﹐有一些我們叫不出名字的花草﹐還有好多艷麗的蘑菇。

那短短的一小時裡我們涉水﹐爬坡﹐下坡﹐聽樹林間的鳥叫﹐馬蹄在林間小徑踩出的「可樂」「可樂」聲。在那一小時裡﹐我看着妳們穩穩當當地坐在馬背上﹐偶爾俯身向前摸馬的脖子。妳們給我的是另一種動態的背影﹐每一個媽媽都引以為傲的成長的背影。

姊姊的坐騎不太乖﹐幾度停下來啃葉子﹐最後還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結果﹐牠被導遊一路牽着鼻子走出樹林回去。妹妹的坐騎走得很慢﹐導遊折來一小段樹枝要妹妹在馬身上抽﹐「鞭」刺牠走快一點。妹妹不忍心﹐只把那樹枝橫着握在馬鞍上

。

妹妹後來說﹐用樹枝抽馬臀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當我們同在一起。

親愛的女兒﹐我們去印第安人保留區探訪他們仍保存的舊村落。曾經﹐他們傍山依水地耕作捕魚﹐與世無爭。但是﹐一種如今誰也說不清的命運﹐他們被迫交出他們世居的土地﹐流着淚遷到幾州以外的地方。後來﹐他們有少數人雖又得以居住在原地﹐但是﹐範圍已縮到只剩下七十多平方哩的保留區。現在﹐保留區內住着那些人的後裔﹐讓別種人得以渡假的時候來參觀﹑買紀念品。他們生存的尊嚴就這些嗎﹖

我們坐在他們昔日開部落會議的會議廳﹐聽導遊講解昔日的議程項目。顯而易見地

﹐他們總是為了頻臨的危機而召開大會。或許主戰﹐或許主和。戰或和﹐他們都仍逃不出那悲慘的命運。

我們手握一紙簡介﹐上面畫着他們昔日的版圖﹐綿延數州之地﹐最後﹐卻只淪為地圖上的一個小點。那條他們西遷的路便叫着「淚的小徑」(The Trail of Tears)。 被迫離鄉背井﹐要掉多少淚﹖沿路堆出四千個新墳﹐又要灑多少淚﹖

當我們同在一起。

親愛的女兒﹐我們緊緊拉着彼此的手﹐當地洞的導遊從一數到三的時候。三﹗地洞中原先暗淡的照明燈﹐一下子全熄了。遊客一聲驚呼後﹐便同時墜入一陣非常神秘的靜默裡。那時﹐我們的四週﹐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導遊在黑地裡笑著說----- 你們每個人花七塊錢進地洞參觀﹐現在﹐每個人得交給我三十塊錢﹐我才帶你們出洞。大家在黑天暗地裡爆出笑聲﹐那笑聲很像黑夜裡的火花。

所有地洞的發現都幾乎是非常偶然。不外乎是﹐愛探險的小孩﹑年輕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機緣裡﹐一手摸空或一腳踩空地誤入「歧途」。然後﹐他們勇敢興奮地往裡或往下摸索﹐劃了最原始的火柴﹐舉着最簡陋的蠟燭﹐站在地底下的某一個大廳﹑小徑﹑崖際﹐像我們初次進入地洞時那般地------哇﹗

我們一路往下走的地洞﹐在上一個世紀已有許多人來過﹐他們一直以為整個地洞就是那些形狀不同的鐘乳石﹑幾座大小不一的大廳而已。直至二十世紀初年﹐才有一個小男孩﹐鑽呀鑽﹐爬呀爬地﹐有一天﹐爬進了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洞。洞的那一頭﹐還有一座大廳﹐廳過去﹐噢哦﹐一片靜幽幽的水﹐黑地裡瞧不見盡頭﹐像海一樣。那「海」一直被大地所遺落﹐便稱為「遺落的海」(The Lost Sea)。

我們坐在平底船上﹐船慢慢地在「海」裡蕩漾。頭頂上的地洞﹐彎彎一脈﹐仿彿夜裡看不出究竟的蒼穹。我們是夜裡的航行者﹐航行在這個星球最初的奧秘裡。彼岸

﹐也許是另一個地洞的開始﹐另一個未知。

當我們同在一起。

【新生副刊1992.10.11】

**港都書簡**

親愛的女兒﹐在我踏上機場的航空廊時﹐我看到妳們跟爸爸坐在候機室緊靠航空廊出入口的窗下﹐對我不停地揮手﹐滿臉依依離情。我帶著這幅景象﹑種種牽掛登機回台灣﹐去探望病重的二舅舅和其他的家人。

這個星期是暑假中唯一沒有任何活動的一個星期﹐我們本來想好好地坐下來喘口氣休息﹐過一段恬靜無事的日子﹐然後再開始另一個階段的忙碌。可是﹐在聽到二舅舅的病況以後﹐我不能不把握這一個空檔回去﹐去盡一份手足之情。

媽媽雖然離家多年﹐與兄弟姊妹相處的時間不多﹐但是﹐我們的感情依然深厚﹐而且隨着年歲的增長而更珍貴。這種感情與生俱來﹑血濃於水﹑無從割捨。記得妹妹剛出生不久的時候﹐姊姊跟爸爸有事出門﹐回來第一句話問的便是﹐妹妹在哪裡﹖妹妹在做什麼﹖當時才兩歲多的姊姊﹐還弄不清小嬰兒是怎麼來的﹐就怕一不留神﹐那個稱做妹妹的小東西便要不見了。這些年來﹐妳們姊妹倆相親相愛﹑相提相攜﹐已經成為彼此無所不談﹑不能或缺﹑最好的朋友了。

妳們都知道﹐也同時都難以相信﹐媽媽有眾多兄弟姊妹。從前還住在台灣的那些日子裡﹐讀初高中的時候﹐我忙著唸書考試﹐上大學時﹐我常年住校在外﹐再接着便是留學﹑成家﹐與家人相聚暢談的機會﹐實在少之又少。說起來妳們一定不信﹐舅舅阿姨們看見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什麼時候回去﹖」這趟回去﹐他們見到我﹐鐵定還是會這麼地問我。

窗外是東半球艷陽高照的大白天﹐這一班從西半球起飛的旅客﹐都拉下窗簾營造一個人為的夜晚。希望我能真的入眠。

晚安。

親愛的女兒﹐十二個多小時的飛行之後﹐我得在東京轉機再飛台北。轉機的圓形航空站小小的﹐卻要容納八個登機門所要帶來的上百成千的旅客。抵達時﹐當地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底特律時間是清晨四點﹐妳們正在酣睡中﹐我卻已在下機前吃過不知道應該屬於哪一天的早飯了。走過讓太陽晒了一天﹑空調仿彿失靈的航空廊﹐從繞着航空站的走廊﹐進入航空大樓另一端的安全檢查站。

在底特律登機前﹐我們都曾經經過安全檢查才上飛機﹐這一路飛來﹐沒離開過飛機﹐也沒機會接觸﹑取得任何危險物品﹐我一直不懂為什麼還要再讓 X光透視一次。他們那麼不信任別的國家的安全檢查嗎﹖一個個疲憊不堪的旅客﹐排進永遠都是長長的隊伍﹐不時舉起手腕看錶﹐就怕來不及搭上要轉的飛機。我拿出手帕﹐擦擦汗﹐揮一揮﹐好熱。記得我們一起看過的電影「桂河大橋」嗎﹖站在隊伍裡﹐我老覺得我們這些要轉機的旅客﹐就好像電影中的戰俘﹐正任憑航空站地勤的宰割虐待﹐隨時都可能有人不支昏倒。

通過安全檢查﹐來到最近的登機門﹐飛往台北的旅客已經在活動的櫃檯前圍成一團﹐緊張得好像正在逃難的難民。登機的時刻到了﹐地勤沒啟用擴音器﹐只婉婉約約地對著櫃檯前的旅客說﹐頭等艙的旅客請準備登機。櫃檯前便忽地起了一陣騷動﹐後頭的旅客不明就裡，也跟着不安地往前擠起來。一對年老的夫婦哪聽得見女地勤輕聲細語的指示﹖看他們風霜滿面﹑疲憊不堪的身影﹐想他們一定才越洋去探望遠地的兒女﹑坐了整整十二個多小時的飛機﹐這就要回家去照顧在海洋這一邊的其他的兒女。他們是一種路途最遙遠的候鳥。

在越洋的飛行旅途中﹐我最不忍見的﹐便是這些年老的父母們﹐必須如此風塵僕僕地奔波着一種只有我們才能了解的親情﹑命運。

我們搭了機場的接駁車﹐到停機坪中央上飛機。這時已是當地下午六點﹐薄暮四起了。提着行李拾梯而上﹐坐進座位﹐這才敢鬆一口氣。終於逃離熱鍋式的轉機站﹐終於要回故鄉了。

底特律快要天亮了。早安﹐親愛的女兒。

親愛的女兒﹐久離故土之後﹐從機窗再看到機下的萬家燈火﹐心中總是感慨萬千。不過﹐回家的感覺﹐還是很好。二阿姨跟姨丈來接機﹐夜裡的高速公路﹐已過那聞名的塞車時段﹐正流暢着它應有的最現代化的便捷。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便回到基隆了。

已夜的小巷﹐路旁空着已經收市的攤位﹐攤位後面的住家﹐還點着燈火﹐還流瀉着晚間電視節目的聲響。巷底斜坡上的天德宮﹐還慈祥地守候着這一帶的港都﹐還溫婉地歡迎着遊子的歸來。那年外公過世我們全家回來奔喪時﹐走的就是這條巷子﹐你們還跟第一次見面的表弟表妹們﹐到廟前的廣場玩。記得我們還曾在廟下面的石階上﹐跟好多家人合照留念嗎﹖你們初次來到的﹑走過的﹐便是我幼年成長的地方。今日﹐雖然兩旁的住屋已非舊時面貌﹐廟宇也曾整修過﹐一腳踏進巷子﹐恍恍惚惚中也仿彿走進了過去。

親愛的女兒﹐像兩年前三舅舅過世我回來奔喪時一樣﹐時差再加上心情﹐我一夜難以成眠。上一次﹐睜眼數着樓上人家的鐘響﹐這一次﹐裹着棉被屏息等著窗型冷氣機按時作響。失眠的夜裡﹐時間過得特別慢﹐思潮也特別洶湧。回來前﹐記掛著在台的親友們﹐回來後﹐便開始掛念妳們了。我不在的這一天裡﹐妳們一切都好嗎﹖

雖說一夜沒睡﹐天一亮﹐打點起精神﹐便跟着家人到醫院探望二舅舅了。

醫院很大﹐來看病的﹑來探病的﹐人來人往﹐相當熱鬧。二舅舅的病房在十樓﹐我們搭電梯上去。電梯裡響著國台語的錄音廣播﹐「為了維護環境衛生﹐請不要在院內吸煙﹐並請小心扒手。」

聽到前半段的廣播﹐心裡好一陣溫馨﹐醫院多用心良苦啊!待聽到「小心扒手」時﹐溫馨頓失﹐詫異之餘連忙抓緊皮包﹐環視周遭﹐直想從每個人的臉上看出﹐誰就是那個扒手!

扒手扒到醫院裡了!驚訝之餘﹐自己好一陣心冷。

親愛的女兒﹐在我們讀過的學科裡﹐沒有一門教我們如何去探望身罹絕症的親人。這次匆匆決定回來之前﹐曾經考慮過是否妥當。我這個很少露面的妹妹﹐忽然萬里迢迢地回來﹐會給病人什麼樣的錯覺呢﹖還好小舅舅已經透露了我要回來的消息﹐二舅舅心裡已經有準備﹐見到我的時候﹐也就不至於太震撼了。

二舅舅已經與肝癌奮鬥了六年﹐三舅舅的發作得晚卻走得早。談癌色變﹐我們的驚恐更甚。九年前﹐三阿姨得大腸癌﹐切了一小段大腸﹐最近﹐肺裡出現了腫瘤﹐必須開刀切除。小阿姨去年才與癌症打過交道﹐最近又有問題了。這一切﹐能用什麼樣的理論來解釋呢﹖能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呢﹖如果是遺傳基因在作祟﹐下一個又要輪到誰呢﹖

二舅舅握著我的手﹐兩人的心頭雖然都相當激動﹐卻也能控制自己﹑淡而化之地處理這一次在這種地方的重逢。妳們大概不會相信﹐這是我跟二舅舅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的握手。不過﹐妳們大概也早已約略發覺﹐我們不是個善於表達感情的民族。這次的握手﹐便更加珍貴了。

親愛的女兒﹐二舅舅去開刀的時候﹐我在手術房外的等候室看到醫院的義工。她們都穿了米色的背心﹐都帶著一種恬靜的笑容﹐給等在手術房外憂容滿面的家屬帶來溫馨與鎮定。有兩位義工﹐都還是在學年齡﹐推了一小推車的雜誌﹐正準備到各樓分給病人。

這些義工讓我想起幾個星期前﹐姊姊曾經到附近的大學醫院裡當義工的情景。她幫忙將資料輸進電腦﹑到各個護士站派送傳單﹑送汽球鮮花熊寶寶到加護病房給小病人﹑分派飲料餅乾給捐血者... ... 她穿著義工背心﹑別着識別證的身影﹐時時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時時溫暖着我的心。

在一個充滿貪婪暴力的社會裡﹐還有一些義工以愛心來回饋﹑服務社會﹐這樣的社會應該還有希望。

親愛的女兒﹐這一次回來﹐我在團圓的餐宴上看到了差不多全部的家人﹐大大小小的。飯後﹐我們一行人﹐在已夜的街道上浩浩蕩蕩地去參觀小舅舅的小屋。這是一間很平凡的公寓﹐卻因了小舅舅觀察保護老鷹出了名﹐上了報章雜誌。在這兒﹐我們看到了他提倡的簡約自然生活的一面﹐也看到了他得報導文學獎的獎座。在他黝黑憨厚的笑臉上﹐我們不時看到那份勇於持貧樂天的執著。四年前﹐他寫的【老鷹的故事】出版了﹐“故事”的續集就要問市﹐他現已着手第三集的寫作了。

在基隆的三天裡﹐每次路過港都﹐都會看到飛繞的老鷹。陪伴的家人也都興奮地數着﹐見到小舅舅的時候﹐都邀功似地連忙向他報告。因着他對老鷹﹑環境的關心﹐家人﹑有心的人﹐也都跟着熱衷了起來。從歷年來老鷹的數據﹐我們可以了解港都海域污染的狀況。這幾天我們看到的老鷹﹐都是從台北縣飛來的﹐小舅舅告訴我們。那麼﹐基隆的老鷹都到哪裡去了呢﹖

舊日群山的蓊鬱已漸被鋼筋水泥砌成的高樓大廈取代了。一個個簇新的社區﹐都冠上了吸引人的名字﹐像「美的世界」﹑「港都傳奇」。在這樣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港都裡頭﹐走着走着﹐便像那隻過境的老鷹一樣﹐把自己走成了個異鄉人。

親愛的女兒﹐在我們學過的學科裡﹐也沒有一門教我們如何恰當地說再見。第三天的下午了﹐是我道別的時候了。二舅舅正昏昏睡著﹐西斜的太陽﹐從百葉窗簾擠進來﹐在他瘦骨嶙峋的臉上﹐照出亮亮的一抹汗。

我望著醫院對面漸被挖平的山坡地﹐山坡上殘餘的老樹﹐幾度因想到馬上要面臨的告別﹐激動得差點兒掉淚。在眨了好幾次眼睛才把淚逼回去﹐在暗自重複了那句辭別的話之後﹐我終於勇敢地轉過身來﹐握住二舅舅醒來伸出來的手﹐強作平靜地說﹕“您好好靜養﹐有空我再回來看您。”二舅舅長長嘆了一聲﹐萬般無奈地笑了起來。

那時候﹐我多想低下頭吻吻他的頭額﹑抱抱他不再碩壯的雙肩。可是﹐我什麼也沒做﹐只是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便從他的床前走開了。再多停留一分一秒﹐我的淚便要潰隄而下了。

醫院十樓我走了三天的走廊﹐在這個才道過別的黃昏裡﹐像極了古時候令人斷腸心碎的陽關。

西出﹐陽關。

親愛的女兒﹐吃完三天裡最後一頓晚飯﹐我送住在台北的三阿姨到巷口搭車。

家裡﹐三阿姨第一個患癌症﹐這些年按時追蹤檢查﹐也平安無事了這幾年。可是﹐潛伏的癌細胞﹐最近已流竄到肺病﹐在右肺裡形成兩個腫瘤了。不久﹐她就要動手術割除了。

這些年裡﹐家中病變四起﹐她一方面要照料自己的家﹐一方面還要憂煩兄長的身體狀況。三舅舅在世最後那段日子裡﹐從臺中到台北來就醫﹐三阿姨就近幫忙照料﹐日日在家和醫院中奔波。這種勞累﹐鐵打的身體都要受不了﹐更何況曾經因癌開過刀﹑癌細胞還伺機待發的她。

這幾天在醫院﹐留意到病房的照料情況﹕病人都必須有家屬留在醫院日夜看護﹐院方並不免費提供這方面以及飲食的服務。家裡有人生病住院﹐不但要亂了全家人的生活秩序﹐還要讓每個人承受多重的壓力。

我們姊妹倆走在已經昏暗的巷子裡﹐該說的早已說盡﹐卻又再拿出來﹐重複說滿一整條巷子的路。在巷口﹐我再叮嚀她早點治療﹐她再祝我一路順風﹐才依依不捨地分手。

她過街到對面招手﹐在等車的時候﹐頻頻揮手要我先走﹐我卻等到她坐進車子了﹑車子走遠了看不見了﹐才踽躅走回巷子裡。兩年前﹐三阿姨送我到機場﹐看著我出關﹐隔着長長的的玻璃窗相送。那時﹐我頻頻揮手示意要她先走﹐她卻執意送到看不見我為止。又要再度遠隔着重洋﹐姊妹倆﹐相見不易啊!

走回大舅舅家時﹐我幾度拉起衣袖擦淚。巷子兩旁住屋流瀉出來的燈光﹐把我踽踽獨行的影子﹐投射得非常亂。

親愛的女兒﹐明天早上﹐我將再搭機回底特律﹐帶著家人的祝福﹐也帶著重重的思念。

這兒將有一個輕度颱風過境﹐天陰陰的﹐好像就要下起雨來了。我想起那首我最喜愛的「港都夜雨」。

晚安﹐親愛的女兒。

【世界副刊1997.11.22】

**台東書簡**

親愛的女兒﹐那天中午﹐我們正吃著午飯﹐準備吃完飯就開車送妹妹到一個半小時車程外的夏令營營地﹐正叮嚀妹妹要注意的事項時﹐電話鈴響了。基隆二阿姨打來的﹐她去台東的聖母醫院看三阿姨﹐才回到家。

放下電話之後﹐打聽回台的班機﹐到旅行社拿隔天多轉一站飛台北的機票﹐到醫生那兒打該打的防疫針﹐打點簡單的行李﹐交代完手邊的事情﹐就到了登機的時刻了。這是回基隆整整二十四小時的路途。

心﹐懸在大洋的兩邊。

妳們都知道的﹐三阿姨十多年前得了大腸癌﹐診治了以後﹐大家都以為平安無事了﹐誰知道癌一直在侍機而發﹐四年前﹐轉到肺﹐治療了﹐身體復原了﹐癌再轉骨盆腔﹐近兩年來﹐擴展到左大腿﹐不但行動不便﹐睡也睡不得﹐二十四小時保持同一個姿勢坐著﹐無時無刻不在忍受腫瘤的痛﹐接受生命最無情最冷酷的挑戰。

返台的旅途﹐除了侷促在一個固定的狹窄空間的不便﹑吵雜外﹐最不能適應的便是日夜顛倒的時差了。明明是疲憊不堪倒床就睡﹐兩三個小時後便醒來了﹐睜着眼聽冷氣機的聲音﹐呼呼隆隆地﹐總以為還坐在飛機上﹐老是到不了站似地。

在基隆大舅舅家休息了一天﹐見到許多家人﹐變化最大的﹐應是最年輕的一代﹐他們都忽然間長大了。老年的﹐要進入中壯年的﹐倒沒什麼變化﹐好像到了某一個階段﹐老化的過程便仁慈地緩慢下來了。口頭上說的﹐你怎麼都沒變﹐便不算是客套話了。

下飛機三十多小時後﹐我又步上飛機﹐這次搭的是國內從台北松山機場飛台東的班機。二十八年前﹐我就是從這座航空大樓開始留學﹑留學後的旅程的。我在航空站的二樓來來回回地走﹐就是想再找到當年出關﹑送行的影跡。當年送機的外公﹑外婆﹑三舅舅都已不在﹐三阿姨在醫院﹐我在櫥窗玻璃上看到不復當年的我。

下星期一是端午節﹐很多人要回家過節﹐也有很多人利用長週末出門度假。飛台東的旅客中﹐有一群人要去綠島。那是一個昔日充滿血淚的小島﹐今日躍升為觀光勝地﹐也許要緬懷的是一種政治心態成長的荊棘。正如同台東另一景點的紅葉﹐有着它出名前的艱苦。這些年﹐我們出門旅遊﹐站在名勝古蹟前﹐不也總是好一陣唏噓。

二阿姨已在電話中大略講了三阿姨的情況﹐在基隆時也聽到幾位舅媽說三阿姨說說就哽咽不能成語的描述﹐下機抵達聖母醫院看到三阿姨時﹐還是得壓抑住那份驚訝﹑那份不忍﹑那幾乎要奪眶而出的淚。這時﹐我才了解舅舅舅媽們看到三阿姨之後﹐為什麼要奪門而出﹐躲到走廊遠遠的角落裡嚎咷痛哭了。

妳們應當還記得的﹐那年回台奔外公的喪之後﹐三阿姨一路陪我們南下又北上﹐她那時有一張圓圓嵌着酒窩的臉。現在﹐坐在病床上的三阿姨﹐皮與骨之間﹐只剩下不屈服的毅力﹔眼睛凹了﹐兩頰削了﹐鼻子高了尖了﹐像支與命運搏鬥的薄劍﹐牙齒突出來﹐支撐着這個頭顱的肩胛骨﹐更是不勝負荷的瘦。絲被下﹐肋骨一對對排着﹐守衛她最重要的器官。相對於上半身的瘦削﹐下半身的腫脹﹐讓人無法了解癌為什麼要對人體開這樣一個殘酷的玩笑。左腿已腫脹了一倍﹐造成排泄的不便﹐三阿姨入院就是為了裝導尿管。腫瘤的痛﹐使她無法平躺﹐只得全身麻醉了﹐才躺平了裝。

她雖然右腿上已經貼了最強的止痛貼片﹐還要打止痛針吃止痛藥。從早到晚﹐三阿姨便昏昏沉沉在上一個止痛針和下一個止痛針之間。晚上臨睡前即使吃了安眠藥﹐她也見不得能一覺睡到天亮﹐痛得醒過來﹐忍不住了﹐請護士來打針﹐偷個片刻安歇罷了。

媽媽抵達醫院的時候﹐小舅舅還沒走﹐不多時﹐台北的小阿姨也請假到了。親友一批批地來﹐一批批地走﹐有久留的﹐有只坐一下下的。大家坐在面對病床的窄沙發床上﹐靜靜地望著三阿姨﹐看她在嗎啡的作用中﹐還皺著眉頭忍著痛﹐閉上的眼睛﹐還留著兩彎月牙白﹐嘴巴張得大大地呼吸﹐胸腔遲緩地起伏。

我們記錄着她打針吃藥的時間﹐她人昏昏沉沉了﹐還忙著惦記誰要坐幾點的飛機搭幾點的火車回基隆﹐誰幾點幾分會到﹐忙著要我們提醒三姨丈去接送。該聯絡誰了﹐我們還沒找到電話簿﹐她已經睜開眼睛﹐睜得大大地﹐背出一長串的數字來。

三阿姨的胃口雖然還不錯﹐可也只能進點流質的東西。她是用兩隻手撐著坐著的﹐所以我們得一湯匙一湯匙地胃她﹐幫她拿著水瓶杯子讓她喝水吸果汁。即使每次只是喝一點點吃一點點﹐對她來說也已經相當費力的了。問她還要不要吃﹐她總是說﹐等一下。等她從昏昏沉沉中﹐餓醒過來﹐或者痛醒過來。

有時﹐我們得輕輕地幫三阿姨按摩腫脹的左腿。從上而下﹐太用力了﹐她承受不了痛﹐太輕了﹐沒效果。隔着燙燙的表皮﹐這條腿裡﹐有最囂張最殘忍的癌細胞。在生存的拉鋸戰中﹐這來來回回的按摩﹐竟只是我們唯一能幫她稍微減輕痛苦的方法了。

在隨時都會痛的情況下﹐抱她起來坐便椅上大號﹑順便擦背換褥墊﹐都是苦不堪言的事。我們得叫齊了人﹐分配好工作﹐各就各位﹐先利用拉褥墊把三阿姨挪到床的最邊邊﹐三阿姨丈抱她起來的時候﹐同時要有兩人各抬一隻腳﹐一手扶膝蓋下﹐一手扶腳踝﹐把她扶到床邊的便椅上。看到她那樣痛苦地坐在那兒喘氣忍痛﹐我們都只能咬著牙壓住那份心疼﹐不停地鼓勵她。

有一次﹐我和她的小嬸嬸輪流替她擦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後背臀部。這兩年的坐睡﹐已經嚴重地損壞了後背臀部的皮膚﹐我幾乎不敢去擦﹐她的小嬸嬸後來趁著洗毛巾﹐在浴室裡偷偷地哭了好久。

把她抱回床上﹐小心地把枕在後背的﹑墊在腿下的枕頭扶好﹑擺好﹐還要注意屁股下的褥墊是否拉平了。大家圍著她忙﹐一直要到她坐好了﹐角度都對了﹐才鬆一口氣。而她﹐已經累得痛得說不出話來了。

有幾天﹐導尿管阻塞不通﹐才打完止痛針﹐她又得承受膀胱的脹痛。其實我們常常留意導尿管裡的沉澱物﹐不時地拍﹑彈﹑扭曲尿管﹐讓沉澱物離開管壁﹐流進尿袋。可是﹐我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如此了﹐管子的最上端﹐被腫脹的腿夾住了﹐沉澱物便塞在那兒擋路。護士來來回回地沖洗管子﹐也只能暫時疏通。有一天﹐護士﹑醫生都來沖洗也沖不掉那些沉澱物的時候﹐醫生只得連忙速作決定﹐趕在下班之前﹐再度全身麻醉﹐換新的導尿管。

因為全身麻醉﹐復原的時候﹐病房裡多了心電圖的儀器﹐讓不知情的訪客嚇一大跳。那晚﹐媽媽留在醫院裡陪三阿姨﹐隨時注意儀器上的不停地山山谷谷地繞著的曲線﹐聽著嘟嘟嘟表示心還規律地跳動的聲音。

三阿姨腿上貼的止痛貼片﹐必須三天準時換一次。有一次護士換晚了六個小時﹐換好以後﹐藥效還沒來得及發揮﹐三阿姨又痛得受不了﹐要求打針。可是﹐離上一針只有三個小時﹐還有三個小時才能再打。醫生同意﹑護士打完之後﹐吩咐媽媽要注意三阿姨的呼吸﹐因為太密集的止痛針會抑制呼吸﹐聽了護士的話﹐我覺得自己好像就快不能呼吸了。

有一個晚上﹐媽媽正忽睡忽醒的﹐三阿姨說她呼吸不暢﹐想戴氧氣罩。這下子﹐媽媽全醒了﹐一個箭步衝到病房門口﹐請來護士﹐把氧氣罩夾在三阿姨的鼻孔。病房裡啟用氧氣﹐不能點火﹐不能吸煙﹐否則會爆炸。我麻煩她們在房門上貼警告﹐她們大概以為我太多事﹐或者忘了﹐一直到我離開台東那天﹐房門上都沒警告的片紙隻字。

我抵達聖母醫院的第一天﹐見到了美籍的修女院長﹐二十多年前她還在密西根州南野市的一間醫院服務過﹐簡短的言談中﹐居然能提起彼此都知道的地名路名﹐不能不說這世界很小。幾天後﹐這位院長要護送一位老修女回美國﹑順便休假的時候﹐曾經把三姨丈請到走廊上去﹐就三阿姨的情況﹐提出了她直截了當的問題﹕如果三阿姨危急的時候﹐家屬是要讓她插滿管子再繼續痛苦下去呢﹐還是讓她安詳地走。

這個問題﹐醫院裡的醫生已經跟三阿姨的大女兒﹑妳們的表姐談過了。表姐說她得跟姨丈商量。醫生等了幾天﹐沒有任何家屬跟她回覆﹐見到我﹐把我叫到走廊上去談。同一個選擇題﹐選一﹐還是選二。

我們有什麼權力去為病人做最正確的決定呢﹖延續生命重要呢﹖還是讓生命自然地畫上一個休止符﹖

那天﹐正好大舅舅來了。我重複了醫生的話﹐大舅舅表示了他以及其他舅舅舅媽阿姨們的看法﹐剩下的﹑最重要的就是姨丈跟你們的表姐和表妹的意見了。

我相信表姐思考過這個問題﹐卻不知道如何或者無法開口跟姨丈討論。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媽媽只好藉電話﹑面對面﹐一個一個地問﹐在流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眼淚以後﹐ 綜合了他們一致的決定﹐轉告護理站。

病房很靜﹐我和大舅舅﹑小舅舅各據一方﹐看著昏睡中的三阿姨﹐希望她能了解﹑諒解﹐所有關心她的家人為她人生旅途終站所作的決定。難道﹐這就是我這次回來的使命嗎﹖是否﹐我還必須更進一步開導三阿姨﹐勸她放心離去﹐早日脫離苦海﹖看著三阿姨那麼用心地活著﹐我又如何啟口﹖

三阿姨在台大醫院的主治醫生﹐建議把三阿姨轉到淡水馬偕醫院的安寧病房﹐讓三阿姨有更專門的護理人員來照顧﹑引導。姨丈委婉地談到醫生的建議﹐三阿姨一口反對。

我們如何了解面對死亡的那份無奈與恐懼﹖每天早上﹐有神職人員﹑志工來為三阿姨祈禱。沒有宗教信仰的她﹐時時刻刻都在忍著痛﹐哪聽得進去﹖我們只有坐在那兒﹐讓她知道﹐我們會一直陪着她。

只是﹐我們都有各自的歸期。從我踏進病房的那一刻起﹐我知道﹐三 阿姨也知道﹐我的停留很短暫﹐這次姊妹的再相見﹑相聚﹐是最後的一次了。這種認知﹐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最清晰﹐也最痛苦。台北小阿姨來探訪留在醫院陪三阿姨的那幾晚﹐我夜宿三阿姨家﹐每晚為她的病況難過痛哭﹐白天裡﹐還得打起精神來看護﹐珍惜每個彼此都清醒的時刻。

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將記得抵達台東那天﹐奇比颱風正從台灣南部經過﹐病房外的天空﹐烏雲密佈﹐雷過﹐狂風暴雨。我也將記得﹐醫院正門外那棵碩大的欖仁樹﹐層層疊起的葉子﹐如蓮花般的召喚。我也會記得﹐站在三樓病房的窗口﹐看著小舅舅走到對面的街上買報紙﹐走回來看到我時那份好似個小男孩的羞澀。小舅舅是跟他觀察的老鷹們請了假來的。

我不會忘記﹐每次我打開病房房門時﹐護理站的護士們抬起頭詢問的眼神﹐打針﹖吃藥﹖我也不會忘記﹐有一隻公雞總是在我們吃午飯的時候啼叫﹐我笑說﹐牠一定是搓了通宵麻將﹐才起床。我還會記得﹐小阿姨回台北之前﹐告訴我怎樣在浴廁兩用的廁所裡洗澡﹐才不會弄濕乾淨的衣服。

那些別後經年的思念﹐都在三阿姨的床前﹐輕輕道來。我不知道三阿姨聽到了多少﹐不過﹐我知道她一直都在珍惜她床前流逝的一切。臨離開前﹐大舅舅的兩個女兒從基隆來﹐陪她們話家常﹐也就沒時間傷感了。我在三阿姨的額頭上﹐輕輕地吻了一下﹐跟她說﹐以後有空再回去看她﹐要她好好地... ... 她趕在我踏出房門之前﹐大聲地說﹐向姊夫問好。

就這樣﹐我提着簡單的行李﹐走出陪伴三阿姨六天的病房﹑醫院﹐直奔台東機場﹐在登機前趕去機場對街的禮品店﹐買送你們的小禮物。飛機上﹐我首次俯瞰台灣東海岸﹐領略到為什麼幾個世紀前﹐扣關的外來客要驚呼﹐這是個福爾摩莎﹐美麗之島。

機窗外﹐白雲推擁出一片層層寶殿。但願西天便是如此祥和。

【世界副刊2001.8.31 – 9.1】

**溫哥華書簡**

親愛的女兒﹐九一一之後﹐第一次搭飛機出遠門﹐到溫哥華參加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兩年一度的年會。爸爸開車送我到底特律新機場的門口﹐我獨自一人拖着簡單的行李﹐拿着昨天在家裡便已上網辦理印妥的登機證﹐走向安全檢查的關口。

來得很早。都說﹕要早兩﹑三個小時抵達機場﹐以便排隊通過安檢﹔都說﹕要穿易穿易脫的鞋子﹐不要攜帶指甲剪﹑銼刀﹑小刀... 人心惶惶的。結果﹐沒人排隊﹐早上六點三十五分嘛﹗輕鬆地通過﹐沒脫鞋﹑脫夾克﹐也沒打開手提包﹑旅行箱。

接下來﹐便是探索全長一哩長的機場﹐找登機門了。踏上自動昇降梯﹐先下樓﹐到大廳﹐再踏上另一昇降梯上樓﹐搭航空大樓內的捷運﹐一路到底﹐步出捷運﹐下昇降梯﹐到登機門的候機室。如果沒搭捷運﹐大概得走半哩長的路﹗

在候機室坐下﹐六點五十分﹐飛機九點十三分才起飛﹐實在是來得很早。早來的人﹐散坐着﹐或閉目養神﹐或看報讀書。窗外﹐原本朦朦的細雨﹐現已淅瀝淅瀝地下着。乾旱了一整個夏天﹐九月底初秋的雨﹐下得格外清新怡人。

獨行的旅人免不了的離愁別意﹐都漸漸溶進打開的詩集裡。

早安﹐底特律。早安﹐安娜堡校園裡的你們。

抵達溫哥華﹐當地時間上午十一點十一分﹐卻已是底特律下午兩點多了。時差總是精確地提醒旅人﹐離家已有多遠。下了飛機﹐順着指標﹐走過繞來繞去寬寬敞敞的航空走廊﹐加拿大迎我以原住民的生活雕飾。好不容易﹐終於繞到入境的大廳﹐站在昇降梯口﹐準備下樓時﹐被入境廳內烏鴉鴉準備通關的隊伍給嚇住了。足足排了半個多小時﹐才通關入境﹐正式踏入另一個國度的土地。

搭了旅館的車﹐來到機場近郊的城市﹐取了房間的鑰匙卡搭電梯上樓﹐找到房間﹐見到了由大會主辦人安排﹑將同室三天的會友﹐張鳳。這真是一個非常巧妙的安排﹐我們兩人在台灣都主修歷史﹐來到美國也都繼續研究本科﹐取得碩士學位﹐進一步博士學位時﹐都因先生的事業而中斷﹐而且清b在都服務於大學圖書館。

這樣的安排﹐只能相信‘緣’的成份多。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並沒有我的詳細履歷﹑教育背景資料。第一次參加年會﹐要遇見許多寫作的前輩﹑同年﹐像個初上幼稚園的孩童﹐忽然間要跟研究所的大姐姐們﹐同桌吃飯﹑排排坐聽演講﹐興奮之余﹐心中不免有些惶恐。多虧有了張鳳這位多次參加各種寫作協會年會的室友﹐在旁慇切引導﹐我才得以鼓起勇氣從容赴會。

會場在旅館的二樓﹐報到繳費後﹐領到名牌資料袋﹐不時聽到此起彼落的驚訝聲﹐“你就是... 啊﹗”總要把從文章中得來的印象﹐跟眼前的這人像對準焦距一樣﹐重疊起來。

各地的代表即席的精彩簡報之後﹐是一頓豐盛的晚餐﹐接着便是會員朗讀作品的表演了。我上去班門弄斧了四首新詩﹐其中的三首﹐你們已讀過英文版﹐只有寫給三國時代諸葛亮那首‘遙寄’﹐我還遲遲沒改寫成英文。

這一天的會程在九點半結束﹐底特律已是十二點半了。起早趕晚的一天﹐越過多少經緯線﹑平原峻嶺﹐站在旅店九樓的窗前﹐樓外﹐這個陌生的城市﹐夜色已濃。

晚安﹐親愛的女兒。

早安﹐親愛的女兒。

醒得很早﹐約莫當地時間四點吧﹐生理的時鐘﹐忠實地重複着慣性的作息。祇得再往睡鄉裡躺去﹐卻也醒醒睡睡﹐捨不得起來﹐一直捱到六點半﹐才敢起床﹐開始另一個忙碌緊湊的日子。

漂流文學是這次年會的主題。大會從地主國的加拿大﹑台灣﹑中國大陸﹐請來了許多教授發表論文﹐一個接着一個﹐從遠的從近的﹐從古的從現在的﹐來探討文學中的漂流意識。幾位協會的會員﹐也就這個主題﹐由個人在離開了祖國後仍然以華文寫作的經驗﹐來定義來了解漂流文學的意義﹐以及它所能帶來的影響。

親愛的女兒﹐流放有被動的﹐也有自動自發的。被迫離開家鄉祖國﹐對古舊的懷念﹑對政局社會的不滿﹑對客居當地國的歸屬﹐這些情結﹐最容易在藝術中表達出來﹐或繪畫或音樂或文學。可以是悲愴﹐可以是怨天尤人﹐也可以是逆境中掙扎得來的另一種灑脫﹑積極的超越。

自我的流放﹐幾乎是我們這一輩留學生的特色﹐都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振翅高飛﹐在各種學科中尋找最高的境界﹐進而在異地他鄉立足生根。時間與距離﹐可以美化對故舊的懷念﹐也可以使人更客觀更超然地看待﹐魂夢以牽的故鄉。只是﹐客居地的認同﹑新文化的融入所帶來的衝擊﹐也常常令人拍盡欄杆﹐望斷天涯路。

要消極地面對﹐還是積極地從漂流中﹐創造一個兼具異地﹑故鄉精華的境界﹐我慶幸我們有選擇的自由與空間。

這一天﹐有嚴肅的討論﹐也有輕鬆的歌唱表演。休息的時候﹐我得空打電話給你們﹐幾千哩之外﹐聽到你們的聲音﹐格外親切貼心。妹妹關心地問﹕溫哥華怎樣﹖我們一整天都呆在會議廳裡﹐說實在﹐我還真不知道這個人人稱頌的城市﹐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晚安。

親愛的女兒﹐年會第三天﹐也是最後一天了。座談會﹑會務討論﹑午餐之後﹐漸漸有人離去。短暫的相聚﹐知音的覓得﹐卻又馬上人各天涯﹐不能不說是人間的一大憾事。珍重﹐再見。二年後﹐相約在德國。

下午﹐我與十多位女作家﹐搭乘中型游覽車﹐走馬看花﹐溫哥華市區﹑近郊。去了伊麗莎白女王公園﹑格蘭村島﹐經過中國城﹐看新牌摟﹑商店﹐到史坦利公園﹐看印第安人的圖騰柱。車過幾座橋﹐港口有這一年最後一班﹐駛往阿拉斯加的大郵輪﹐有現代都市特色﹐水泥叢林的高樓大廈的倒影﹐有海鷗飛翔。

格蘭村島上的大眾市場﹐像極了基隆廟口附近的大市場﹐只是地面比較乾淨﹐沒有污水。藝術品店裡﹐有當地畫家作品的大減價﹐手織精品店裡﹐紡紗女郎一梭一梭地穿着﹐真絲真毛地織起﹐顧客指定的圖樣﹐或者另一個靈感的挑動。街頭藝人吹起幾個音符﹐竟是‘一剪梅’熟悉的旋律。

去看聞名的蒸汽鐘﹐走在石板路上﹐叩訪古街。鐘停擺﹐時光便一直留在那一個某年某月某日的早上或傍晚﹐八點三十五分。街兩旁﹐紀念品店﹐一口中文的印度老闆﹐在店門口大聲吆喝﹐不加稅﹑不加稅﹐真的就攔住了我們。

遠山下﹐一矗擁擠的高樓﹐是香港的移植﹑縮影。漂流者的心啊﹐就刻劃在那執着的線條上。

旅館二樓的走廊﹐直通一個中式的小圓環﹐永和豆漿已經打烊﹐我們繞了一圈﹐點了紅燒牛肉麵﹑彰化肉圓﹑筒仔米糕當晚飯。這碗不好吃的牛肉麵﹐使我想起前不久﹐我們在安娜堡校園附近的一條龍﹐吃牛肉麵的情景。在外﹐總是無時無刻地想家。

站在旅店的窗前﹐看那條靜默的河﹐在這座陌生的城市邊緣﹐漸漸夜去。明天我就要回家了﹗

晚安﹐親愛的女兒。

**另一篇書簡**

親愛的女兒。

這些年﹐每次妳們從學校回來過寒假﹐我們一定圍着“電”爐吃火鍋﹐享受那份團圓﹑熱呼呼﹑滾燙燙的氣氛﹐一頓飯吃兩個多小時邊吃邊聊的舒坦和樂。

準備火鍋料的時候﹐我交給妳們幾本筆記簿﹐每一本都是妳們幼年生活的記載。我從姐姐出生由醫院回來那天開始﹐逐日摘要記下姐姐的作息﹔妹妹的也是﹐一直記到一九九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那時﹐姐姐已經十歲﹐妹妹也已八歲了。

妳們好奇地問﹐為什麼只記到那天就停止了呢﹖大有挽惜兼少許責難的意味﹐好像正在讀一本精彩的小說﹐讀着讀着﹐怎麼就停了﹐沒有續篇﹐沒有下回分解。我自己也很納悶﹐為什麼就在那一天打住了呢﹖

是不是因為沒時間﹖妳們的課外活動越來越多﹖我開始大量寫作極短篇小說和生活札記﹖中文學校的教學﹖那時的心情﹖想想﹐真的很可惜﹗幸好﹐我們還有相片簿﹐還有那些有關你們各種活動發表過的散文﹐尤其是多年前那十幾篇以“親愛的女兒”起頭的書簡式散文﹐妳們個人的“上古史”﹐雖不臻完善﹐倒也可以連貫不斷了。

妳們各據沙發的一端﹐安靜地閱讀着妳們自己最早的歷史﹐不時發出仿彿發現新大陸的驚訝聲﹐和會意的笑聲﹐也不時地問﹐真有這回事嗎﹖怎麼不記得一點印象都沒有﹖誰能有嬰兒期的記憶呢﹖有些連這個生育妳們的媽媽也記不得了。如果沒有這幾本記事簿的提醒﹐我還真不記得姐姐說的第一個字﹐其實不是“爸”﹐也不是“媽”﹐而是How I wonder﹐“小星星”這首兒歌裡的三個字。

那時﹐每天晚上妳們臨睡前﹐媽媽要唱好多兒歌﹑催眠曲﹐像寶寶睡﹑虎姑婆﹑搖嬰仔歌...... 。後來﹐妳們稍微大了些了﹐我每個晚上都要讀好幾頁童話故事給妳們聽﹐並且逐年“升級”﹐一本一本兒童文學名着地讀。有時候是一整套一整套地讀﹐像“草原上的小屋”﹑“杜立德醫生遊記”﹑“納尼亞紀傳”各系列等。

 那些書﹐先讀給姐姐聽﹐過了一兩年﹐適合妹妹的程度了﹐再讀一遍。所以﹐陪你們成長的年歲裡﹐我有幸讀了那些兒童文學名著﹐足足兩遍。我一直讀到姐姐上七年級那年﹐那時﹐我們已從兒童文學名著﹐升級到世界名著﹐像“飄”“英雄忠烈傳”﹐以及一些名人傳記了。

那些輪流坐在你們床前的搖椅裡﹐讀感人的故事﹐往往讀到欲罷不能﹐看着你們漸漸入睡的晚上﹐是最最溫馨﹑最最甜美的回憶。

親愛的女兒。

吃完火鍋﹐收拾好餐桌﹐妳們繼續閱讀兒時的生活記事。

妹妹讀着讀着﹐發現媽媽在那八年中曾經三次帶她到投票所投票﹐似乎為她後來關心選舉投票奠下基礎。 就在去年夏天﹐妹妹到紐約幫忙若干少數族裔籌組“投票登記”的活動﹐秋天開學﹐又忙著在校內﹑在大都會邊緣的亞太裔區﹐鼓吹“投票登記”﹐一直忙到十一月初的大選。

那些年我帶妹妹去投票的時候﹐姐姐已經上學去了﹐沒有機會看到我如何領選票﹑如何操作各種不同的投票機器﹐只有妹妹看到。這些想必都在妹妹的腦海裡留下深深的印象﹐加上日後在學校學的在家裡聽到的﹐更增加她對選舉投票的認識﹐堅定她追求這種民主制度的理想。

妳們對許多事情﹐尤其是弱小民族﹑亞太族裔的關心﹐在你們小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記得最深也最清楚的是﹐我跟姐姐一起看“木偶奇遇記”這部卡通片的時候﹐看到小木偶皮諾丘被壞蛋扔進籠子的時候﹐姐姐“哇”地大聲哭了起來。

妳們上高中的時候﹐跟許多同學籌組亞太裔學生會﹐辦活動﹐找人來演講﹐推廣大家對亞洲歷史文化的認識。妹妹還曾收集在美國因種族歧視而發生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 的記錄﹐貼在每間教室的佈告欄上﹐讓同學們知道這種歧視罪行的存在與嚴重性。

上了大學﹐妳們繼續參與亞太裔學生會的活動﹐不但結合各所大學裡志同道合的同學﹐就亞裔在美國的地位﹑遭遇和貢獻﹐開座談會﹑辦活動﹐並且定期邀請大都會地區裡許多亞太裔高中生﹐到大學校區來參加研習會﹐訓練鼓勵更年輕的領導者﹐發揚這種文化認同﹑關心弱小民族不平待遇的精神。Stephen Covey 繼“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而寫的“第八個習慣“﹐主題便是﹕“找到自己的心聲﹐並且幫助別人找到他們自己的。”

 我們常聽人說﹐從小看大。妳們小的時候﹐我並沒預見妳們會是今天的妳們﹐也沒預先假設妳們應該是什麼樣子﹐只是自自然然地看着妳們長大。在下雪的聖誕節傍晚﹐從幾本生活記事看妳們的從前﹐再看看正專心閱讀自己的歷史已經長大的妳們﹐我似乎找到了一條連貫從前與現在的線。我相信妳們也一定看到了那個無形中塑造起來的模式。

 這二十幾年裡﹐從妳們稍有記憶開始﹐佐以生活記事簿與發表過的文章﹐我們共同經歷了世界上發生的許多大事﹔這些大事我們都深深淺淺地討論過﹐至今也仍記憶猶新﹕天安門事變的坦克車﹑蘇聯政變坦克車炮口的紅花﹑柏林圍牆的倒塌﹑波斯灣戰爭﹑千禧年﹑台灣海峽風雲﹑九一一恐怖事件。

我們攜手走過﹐上學穿過樹林的小路﹑郊遊的公園﹑蜜汁的楓林﹑蘋果園南瓜田。我們遊覽過名山大川﹐更曾經開了數百哩路的車﹐去探訪兒童文學名作家的故居﹐妳們小手拉小手﹐可愛地站在羅拉.英苟思(Laura Ingalls) 寫作“草原上的小屋”一系列讓人手不釋卷的書的屋前。我們一起回臺奔喪﹐妳們見到你們從未謀面的眾多表堂兄弟姐妹﹑舅舅阿姨叔叔姑姑和其他長輩們﹐妳們看見了爸媽生長的小鎮港都﹐也親眼看見了博物館內的古文化精華﹑寶島的美麗風光﹐大太陽下的海岸線﹐一望無盡的大洋。

還有那些年的鋼琴課﹐鋼琴老師家那條一下雪就叫人膽戰心驚的陡坡﹐大人小孩都緊張的鋼琴發表會。舞蹈課﹑舞蹈表演﹑一件件玲瓏可愛的舞衣。到公共電視臺的芝麻街幫忙捐款的直播﹐在那扇有名的門前面的台階上﹐接受訪問。妳們的網球課﹑校隊比賽﹐團隊的精神和榮耀。妳們在中文學校結交的同髮同膚的朋友﹑不得不上的中文課﹑課外活動的民族舞蹈書法班舞獅隊。妳們長及腰媽媽每天要忙著編的辮子﹐中文學校春節晚會表演時﹐媽媽要在後台幫妳們整理的不同髮型﹑不同服裝。

每一篇﹐每一頁﹐每一個點點滴滴﹐都是滿溢溫馨的回憶。

感謝﹐我們有緣為母女﹐仿彿奧秘宇宙中﹐得以交會互放光芒﹐發出串串銀鈴笑聲的幾顆流星。我們即使可以回溯到妳們生命的最初﹐卻無法探究更早的前生因緣。多少世代的輪迴修行﹐才有我們今世的相遇。

感謝﹐我們都有一顆善良關懷的心﹐我們都希望眾生平等﹑世界和平。我們知道我們會面對許多人為因素的挫折﹐也知道要達到我們的理想﹐需要勇氣和不畏失敗的執着。

祝福﹐我們從過去出發﹐在現在修正確認方位﹐奔向未來﹐長遠的路。

親愛的女兒。

【世界日報副刊2010.5.10】